首都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
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
(Social Sciences Edition)
2018 年第 1 期 (总第 240 期)
中国童蒙文化笔谈

论中国历代启蒙识字书籍的编辑与发展

王三庆

一、语言是人类社会的契约行为

语言是人类沟通的重要媒介工具,它所代表的意义不只是个人的意志表达,也是群体之间共同的文化现象,更是大家藉以相互取得信任的工具,其功能有如银行之间的汇兑交易,所谓人言为信,正是这个意思。也因如此,随着人类形成聚落,群体之间便有共同语言的出现。早期没有语言的时代,人类往往以行动表示一己的内心意志,如今广义的语言学已经把这个行为动作列入范畴之中,所谓"身势语言"或"行为语言",都是在部落时期语言犹未创设的时代,人类意志表达的一种方式。可是有了语言之后,这种无声的外在动作却也未必就此消失,它仍然具有辅助一般语言的功能和作用,所谓"声嘶力竭、血脉偾张"或"面红耳赤、怒发冲冠",多少都代表着人在话语之外行为意志的存在。如今专门钻研分析这门学术的学科我们每每称之为"行为科学",而行为之中有些是人类共同意志的表达,喜怒哀乐常常是人类情感的共同表现,除非一些例外及特殊的个别行为,所谓"笑里藏刀"或"口是心非",那是表里不一的人类表现。

然而用行为表达意志起源虽早,却非一种最好的方法,一旦视线不佳或在黑暗无光的时刻,要用行为表达个人意志,便起不了表意作用或大打折扣。就以"名"之一字而言,其字从"夕"从"口",原来表示的意义是指平常时赋予每个人各有专属记号,一旦视线不良时,只能使用声音在群体之间传达给对方及交换个人的意念,让两者之间起了一定的线路传导,因此必须将传达对象给予具名化,赋予特定的专属记号,如此,传达线路才能发挥一定的传导功能。所以,语言绝对是人类群体交换意志的最有效工具,其取代身势行为的沟通方式也是必然的结果。只是若以物理现象而言,语言之所以发生作用即是人类透过发音器官,由腹部横膈膜挤压了肺部的空气,经过气管,震动了声带,再经口鼻腔的共鸣器和舌、牙、喉、齿、唇等诸部位器官所产生的各种阻隔作用及高低缓急的规律,于是自自然然地发出各式各类的不同声音。一般而言,除了天赋异禀和少数声乐学家外,常人所能发出和听闻的音频高低,大致有其概数,太高或太低的物理音频都非一般人类器官所能出口与听闻。随着人类语言的复杂发展,元音的高低洪细与辅音的组合,形成各式各类的音节。于是不同的声音及语序规律代表不同的意义,是为人类各个族群的语言。由于表义随着人类的文明而愈趋复杂,致使同音节语言日益增多,区别意义也必然更加繁复困难,于是印欧语系走向用字母拼音,又以音节的长短及轻重规律的位置作为标示不同意义的多音节语

收稿日期:2017 - 10 - 12
作者简介:王三庆,男,台湾高雄人,台湾成功大学名誉教授,文学博士。

言。汉语则保留最原始的单音节语，同音字既多，又不得不借用平、上、去、入四种声调，再分阴阳，区别其同音词义；更由此发展为复合词组，最终殊途同归，也走向类复合音节的语言发展。

因此，从行为动作到语言是人类表意的必然过程，孩童在还未认识文字之前，躺在妈妈的怀抱中便有了感应，所以中国古代主张胎教，《韩诗外传》卷九云："吾怀妊是子，席不正不坐，割不正不食，胎教之也。"[①]其所指的意涵是在母亲怀胎，幼儿生命开始的一刻起，已经展开学习之旅，妈妈的行立坐卧一言一行都必须谨慎从事，自己心境的变化也必然会影响胎中小孩心智的发展。等到出生以后，在父母周边，透过视听触闻等感觉器官，从简单的哭闹与欢笑等行为学会表意，到了牙牙学语之后，更进入复杂的话语，开始从事最基本的表意和沟通，也进入社会前的家族适应。所以在胎教及未识文字之前的母语学习，无疑是刻入孩童脑海皮灰质中最深层的记忆，也是整套文化系统的基本价值输入孩子的初步，其影响孩子一生的未来和行事准则乃是必然之事，重要性无庸赘言。

二、从语言到文字的一统

然而语言既是随着声波气流向四周扩散的声音频率，也必然随着时间的长短或距离的远近，逐渐地消失不闻，所谓"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"，诚非虚言。因此必须有一种可以记录表意或记忆的替代物，文明或文化才可以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，否则人类的历史记忆或话语里头的深层意义，往往会随着古代巫师或老人的失忆中断而无法传承，于是人类文明需要重走一遍或再次学习一次，自然拖住了向前发展迈进的速度。所以在有语言之后，文字尚未创设之前，人类辅助记忆的方法是用结绳或者简单的线条刻画，所谓大事大其结，小事小其结；也有考古上所发现的岩壁图画或线条等作为辅助记忆的方法。

只是结绳或非文字的简单线条，毕竟无法满足人类文明的进步和愈趋复杂的文化现象，于是需要具有纪录语言的表意工具，如印欧语系从字母直接走向拼音的途径，用以记录语言；至于方块的汉语，勿论从实体的简单象形图画，或用虚拟的意化指事，以及两组意符组成所会合的新意符，仍然无法满足人类文明进化表意的需要，最后还是不得不走上一半表意一半记音的形声字，用来纪录语言，因为它是最有效及最简便的方法。所以《说文解字·序》说：

> 黄帝之史仓颉，见鸟兽蹏迒之迹，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，初造书契，百工以乂，万品以察，盖取诸夬，夬扬于王庭，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，君子所以施禄及下，居德则忌也。[②]

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也谈到："昔者苍颉作书，而天雨粟，鬼夜哭。"汉代高诱注云：

> 苍颉始视鸟迹之文，造书契，则诈伪萌生。诈伪萌生，则去本趋末，弃耕作之业，而务锥刀之利。天知其将饿，故为雨粟；鬼恐为书文所效，故夜哭也。鬼或作兔，兔恐见取毫作笔，害及其躯，故夜哭。[③]

则知文字创作之初，天地万物也都有了感应。故殷商始祖因执刀笔而为书契，非但能够传承文明，并深受部落族群所拥戴而王之。汉班固撰《汉书·艺文志》卷三十云：

> 古之王者，世有史官，君举必书，所以慎言行，昭法式也。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，事为《春秋》，言为《尚书》，帝王靡不同之。周室既微，载籍残缺，仲尼思存前圣之业，乃称曰："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；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；文献不足故也，足则吾能征之矣。"[④]

足见文字具有传承文明的功能，其重要性显然可知。是以历代帝王每在朝政一统之后，总是不忘从事《说文解字·序》中的提示："盖文字者，经艺之本，王政之始，前人所以垂后，后人所以识古。故曰：'本

① （汉）韩婴撰，许维遹校释：《韩诗外传集释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年版，第306页，又贾谊《新书》亦有《胎教》一篇，其所记杂事更多。

② （汉）许慎撰，（清）段玉裁注：《说文解字注·序》，台北：艺文印书馆，1966年版，第761页。

③ （汉）刘安著，高诱注，《淮南子注》卷8《本经训》，上海：上海书店影《诸子集成》本，1986年版，第116－117页。

④ （汉）班固撰：《汉书》卷30《艺文志》，台北：鼎文书局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9年版，第1715页。

立而道生'，'知天下之至啧，而不可乱也'。"[①]认为统一文字是统治者必须推行的首要任务，与正朔历法同等重要。因此，历来传言：

> 仓颉之初作书，盖依类象形，故谓之文；其后形声相益，即谓之字。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，著于竹帛谓之书，书者如也。以迄五帝三王之世，改易殊体，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，靡有同焉。周礼八岁入小学，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。[②]

自仓颉开始制作文字之后，逐渐有人运用这些符号来记录事物，于是积累成书，因而历经了五帝三王，文献史料日渐增多，文字的形体也随着历代帝王而有不同的变异，因而在泰山留下的石刻史料凡有七十二代的不同纪录。《周礼》就特别规定，孩童八岁入小学，保氏则以六书教导他们，即是针对孩童进行识字的基础教育，也是孩童启蒙教育的开端。

只是以当日中国的政治条件要做到这样的普及教育颇为不易，大概仅能限于政治管理所及的中央或局部地区的贵族士大夫而已，一般乡间的庶民百姓要接受这样的教育仍有困难，而可能留下教育儿童识字的文献即是《史籀篇》，该篇是周时史官教学童的书，形体与后来孔氏壁中发现的古文不同。尤其东周末期、春秋战国时代，各国语言文字随着地理区域及风物的不同而有区别，以至于孔子私人兴学，教育三千弟子读经，也要用自己所认可的"雅言"讽诵，若依事实推论，不过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折衷作法。故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云：

> 其后诸侯力政，不统于王，恶礼乐之害己，而皆去其典籍，分为七国，田畴异晦，车涂异轨，律令异法，衣冠异制，言语异声，文字异形。秦始皇帝初兼天下，丞相李斯乃奏同之，罢其不与秦文合者，斯作仓颉篇，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，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，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，所谓小篆者也。是时秦烧灭经书，涤除旧典，大发隶卒，兴役戍，官狱职务繁，初有隶书，以趣约易，而古文由此绝矣。[③]

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，不得不推行"书同文，车同轨"的政令，并且请李斯作《仓颉篇》七章、赵高作《爰历篇》六章、胡毋敬作《博学篇》七章，多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，是为秦篆，成为有秦一代的文化系统符号，并且在各处刻石记功，加以推广运用。后来官狱多事，苟趋省易，又有施之徒隶的法书体裁，所谓秦隶是也。

三、文字统一后启蒙教育书籍的编纂

汉高祖初入关中，虽然有了简要的约法三章，可是萧何还是收集了秦代相关的律令，作为汉朝治理国家的重要基础与依据。但是对于文字的整理依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大致经过的流程是：

汉朝初年，闾里塾师曾经把《苍颉》《爰歷》《博学》等三篇合而为一，断六十字为一章，总共凡有五十五章，并承原题作《苍颉篇》，后来每称之为《三苍》。

到了武帝时，则有司马相如创作《凡将篇》，与《苍颉篇》中的文字全无重复者。元帝时，有黄门令史游作《急就篇》；成帝时，也有将作大匠李长作《元尚篇》，两者都出《苍颉篇》中的正字，没有多出《三苍》的内容，唯《凡将篇》则颇有出入。可见这段时间以编纂字书为主，针对文字的形符、字义进行整理。中央也特别规定，若要担任政府官员的职务，必须经过讽颂九千字的考试，及格之后才能获得派任为执笔的文书史官。这九千个字数实比秦时所编纂的《三苍》大篆的字数为多，成为许慎编纂《说文解字》一书时的基本用字，更是西汉年间文化的基本符号。同时也证明了当日小学教育先以六书识字为先的进程，成为儿童教育的启蒙初阶，故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四十《经部四十·小学类一》云：

> 古小学所教，不过六书之类。故《汉志》以《弟子职》附《孝经》，而《史籀》等十家四十五篇列为小学。《隋志》增以金石刻文，唐志增以书法书品，已非初旨。自朱子作小学，以配大学，赵希弁读书附志遂以弟子职之类并入小学。又以《蒙求》之类相参并列，而小学益多岐矣。考订源流，惟《汉

① （汉）许慎撰，（清）段玉裁注：《说文解字注·序》，第771页。
② （汉）许慎撰，（清）段玉裁注：《说文解字注·序》，第761－762页。
③ （汉）许慎撰，（清）段玉裁注：《说文解字注·序》，第765页。

志》根据经义，要为近古。今以论幼仪者别入儒家，以论笔法者别入杂艺，以《蒙求》之属隶故事，以便记诵者别入类书。惟以《尔雅》以下编为训诂，《说文》以下编为字书，《广韵》以下编为韵书，庶体例谨严，不失古义。其有兼举两家者，则各以所重为主，如李焘《说文五音韵谱》实字书，袁子让《字学元元》实论等韵之类。悉条其得失，具于本篇。①

足见穷源溯流，儿童识字始于六书，也是启蒙教育的初阶，两汉以来小学之童蒙课本，除了附属在《孝经》之《弟子职》一篇（见于《管子》第五十九《杂篇十》）外，其余大都是汉人所编写的字书，凡有《史籀》等十家四十五篇列入小学教材，以至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

《易》曰："上古结绳以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，百工以治，万品以察，盖取诸夬。""夬，扬于王庭"，言其宣扬于王者朝廷，其用最大也。古者八岁入小学，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，教之六书：谓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声、转注、假借，造字之本也。汉兴，萧何草律，亦著其法曰："太史试学童，能讽书九千字以上，乃得为史。"又以六体试之，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、史书令史。吏民上书，字或不正辄举劾。六体者，古文、奇字、篆书、隶书、缪篆、虫书，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，摹印章，书幡信也。②

至元始中，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，各令记字于庭中，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《训纂篇》，顺续《苍颉篇》，又易《苍颉篇》中的重复文字，凡有八十九章。班固自己也再续扬雄之作十三章。总共凡有一百三章，无重复字，而六艺群书所载文字也大略齐备了。至于《苍颉篇》多古字，俗师失其读，宣帝时，征齐人能正读者，张敞从受之，这是汉儒对文字的正音工作。后来传至外孙之子杜林，又为《苍颉篇》作诂训字义的工作。这些都编入三家之中，凡有一百五十九篇，重出十一篇。这就是汉人编辑小学字书的范畴，也是启蒙识字的基本阶段，而所形成的文学作品则是有汉一代的赋体文章。

四、小结

中国的启蒙教育发轫于六书的识字教育，以及《弟子职》一篇，教导的是人际之间应对进退，以及简单基本的做人道理。有了这个基础之后，才能进入《孝经》《论语》等小型经典的研读，然后才修习更高层次的大学课程。也因如此，两汉期间，不断地出现文人士大夫在政府的倡议之下，进行字书的编辑著述；而政府的用人也视其读诵或书写这些字书的能力标准，授予适当的职位，表现最好者甚至还颁给更高的官职加以鼓励。毕竟西汉武帝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之后，以迄于东汉初年，诸子并非大学的必修学分，然而六经也非初学者之所能研读，以至于面对秦火之余的经典，谨守师承，章句诂训，正是那时儒林师生之间所从事的工作。识解文字正是进入经典的一个必备基础，也是启蒙教育必需教授给予的内容，所以从《苍颉篇》《爰历篇》《博学篇》等以六十字为一章，编辑成五十五章的《三苍》篇什，到《凡将篇》《急就篇》及《元尚篇》，而扬雄之作《训纂篇》，顺续《苍颉篇》，又易重复文字成八十九章；而班固则续扬雄之作十三章，总共凡有一百三章，六千一百八十字许。以迄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一书凡有"十四篇，五百四十部，九千三百五十三文，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，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。其建首也，立一为端。方以类聚，物以类分。同条牵属，共理相贯。杂而不越，据形系联。引而申之，以究万原。毕终于亥，知化穷冥"。正好反映了这个时期文化系统的基因符号，小学识字启蒙教育的大概内容，更是继承汉初以来，字书编辑和考试内容的一个总结。

两汉以后，《隋志》增入金石刻文，《唐志》又多加了书法书品，已非原来宗旨。自朱子作《小学》，以配《大学》，赵希弁《读书附志》遂以《弟子职》之类并入《小学》，又以《蒙求》之类相参并列，而小学益加纷岐③，也使后来的启蒙教育更呈多元。

（责任编辑：仲平）

① （清）永瑢等撰：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卷40《经部四十·小学类一》，台北：艺文印书馆，1969年版，第829页。
② （汉）班固撰：《汉书》卷30《艺文志》，第1720－1721页。
③ （清）永瑢等撰：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卷40《经部四十·小学类一》，第829页。